

漳邑圖

報掛號有線 七二八五(黨)

本報對於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本黨同志學校學生及各文化機關民衆團體之定閱報紙特定優待辦法定報者請逕與本社發行部接洽

半所有紅白契紙及登記證
 堂稱早已遺失應請代為登
 人手中均應作為無效此啓
 報明書等件均已移交惟
 事務所西城學院胡同八號電話局一
 事
 報明書等件均已移交惟
 事務所西城學院胡同八號電話局一
 事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
編 濤 文

特價五角
七月底截止

但語足以增加文字之美觀與興趣在英語中尤覺罕見學者苟不能切實了解必不易領略文字之真味本書內容以適合本國學者之需要為標準大概以英國 A. H. Dawson's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為藍本更從美國新出版之 Funk & Wagnalls Co.: A Desk-book of Idioms and Idiomatic Phrases 一書中採入若干補充之材料計收俚語約一萬條每條之下均載大義與例句可以月用每本厚六寸又四分之一寬三寸又四分之一重三兩餘之下

同志仍須努力

右任諸委員。及各地方代表等。復至紫金山謁陵。在祭堂行禮後。並相偕至陵墓上下四週察視。十二時許始乘汽車返城。臨行前。諭囑陵墓拱衛處處長黃惠龍。對陵墓本部及陵園等善爲保護。

.....聞悉報電.....
 嚴禁中央特務
 昨日下午十時南京專
 季陶朱家驊、蔣赴粵
 交校務。

實踐此約。黨國發遣。
 釣座不可言去。
 山與煥章去。可以
 述厚意。並於明日馳赴粵
 總理建設。一切胥賴約

廠開大會。中央委員何應欽主席。有極沉痛演說。期望同志同胞。遵奉總理遺教。完成革命大業。公祭時。情形至爲莊嚴肅靜。漢口分祭台。在民衆俱樂部。自

赴太原。於一日上午抵并
住山西飯店。迎候閻一錫
一馮(玉祥)。昨早商震
副自太原來電。除報告本
來冀。

兩湖黨務
(三十)

歷來因隸屬廣東。距省會
一天特別區也。
區類尤多。洵我國之
一。度之變亂。則瓊崖即受一
度之禍害。若歷年龍濟光
志桓李根源沈鴻英鄧本殷

自愛惜而見其遲延。或者不明瞭革命的方略。而所見不廣。隨便亂攪。那就會把以前的歷史撇掉掉的。每

有一次自己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和革命的前線上。沒有一個時候覺得自己以往的歷史已經俱够。今後可以隨

却戴着同志的面具
可惜我們往往被蒙蔽了。即使識透他們的不
立場上。黨國的立
場上做人做事。才
能算是革命者或同

切還沒有弄好。除掉帝國主義由外面壓迫過來以外。自己國內最胡鬧最禍國殃民的是什麼人。就是文的政客。

這裏出來的了。我們細看北方從前所謂督軍團裏的人物。和後來的吳佩孚這兩者之間。有着一條十分顯著的鴻溝。絲毫無從牽混含糊的。

(未完)

容奇美

皮膚白素 生髮水 補血藥 治瘡膏 治疥膏 治濕膏 治毒膏 治癰膏 治瘰膏 治癬膏 治癩膏 治癧膏 治癪膏 治癯膏 治癰膏 治瘰膏 治癬膏 治癩膏 治癧膏 治癪膏 治癯膏

先靈藥房

不除花柳 淋症新法 速效除根 淋症新法 速效除根 淋症新法 速效除根

馮氏救苦丹

靈芝商標 斷癮金丹 救苦丹 靈芝商標 斷癮金丹 救苦丹

京師醫院

特別優待 花柳專科 京師醫院 特別優待 花柳專科

正龜齡集

補腎壯陽 益氣養血 正龜齡集 補腎壯陽 益氣養血

魚口淋濁無憂

專治魚口 淋濁無憂 魚口淋濁無憂 專治魚口 淋濁無憂

戒煙

百補矮瓜精 救星 戒煙 百補矮瓜精 救星

海馬保腎丸

補腎壯陽 益氣養血 海馬保腎丸 補腎壯陽 益氣養血

調經養血丸

調經養血 益氣養血 調經養血丸 調經養血 益氣養血

耳聾耳鳴丸

耳聾耳鳴 補腎壯陽 耳聾耳鳴丸 耳聾耳鳴 補腎壯陽

耳聾耳鳴丸

耳聾耳鳴 補腎壯陽 耳聾耳鳴丸 耳聾耳鳴 補腎壯陽

眼科醫復明

眼科醫復明 專治眼疾 眼科醫復明 專治眼疾

偏墜疝氣丸

偏墜疝氣 補腎壯陽 偏墜疝氣丸 偏墜疝氣 補腎壯陽

夢遺滑精

夢遺滑精 補腎壯陽 夢遺滑精丸 夢遺滑精 補腎壯陽

津浦鐵路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 行車時刻表

（註）本文倉卒編成如有未盡或失實之處容於總理墓

提倡國貨是打倒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最大的武力

復 讐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貨是雪耻

茲將五月中各債券之成 列表如下。	日 期 最 高
成交數 公債 七二八萬。五	五月三十日 一週間 七四， 七四， 元

五月三十日	期	最高價	最低價	最後價	成
一週間		七四,一二元	七四,一二元	七四,一二元	〇〇

最低價	最後價	成交數
七四，二	七四，二	〇〇，五
七四，二	七四，二	五五

由北平開浦口	天津東站五時四十分	開往大連	五月二十四日十時
由北平開浦口	天津東站五時四十分	開往大連	五月二十七日十時
由北平開浦口	天津東站五時四十分	開往大連	五月二十九日大連



中華民國
日三月六年八十

一期星

第八十號

目錄

論古斯塔底納維亞的散文作家

宗堯譯

逸如女士(五十)

木天譯

華北日報副刊

華北日報副刊

他們在詩歌裡愛用描寫，在散文裏却都避開不用。但是像這樣把描寫丟開，——要動作和事實的自身構成一幅圖畫，那確不是小本領。初讀時，在你們看來，也許彷彿像一篇學生作文的文體那樣簡單，不過天下卻沒有一件東西像那篇文章那樣難做。

第三，你們要注意到那篇文章並沒有什麼情感，什麼偏袒的意見，什麼同情。不錯，有一個地方曾說過長壽夫——抵禦得很好，勇敢，不過古斯塔底納維亞人也永遠沒說過他們的敵人的壞話；若是他們最大的敵人打得好，他們也是稱讚他的，這不是一種同情的問題而是一種真實的問題。那篇故事的結尾，一定可以給我們證明「好」與「勇敢」那兩個形容詞絕不含有什麼同情的成分；因為殺長壽夫的，那些人的首領，都說他那種猛鬥，也是很歡喜的。這一點，你們要特別注意。那些人不但是以殺傷者為高興的人；他們以為能在一次猛烈的戰鬥裏殺一個勇敢的戰士才算是榮耀。那首領所以歡喜的原因，正是因為他的手下殺了一個值得殺的人。所以，恰如我前面所言，全篇故事裏沒有一點個人情感。然而他在讀者心中却引起了何等的情緒！並且，這又是何等的一種偉大藝術，能用在這篇故事裏完全沒表現一點情緒的方法而在讀者心中產生出情緒來！這就是寫實主義的最高藝術啊！——關於寫實主義近幾年來大約你們已經聽過很多。在十九世紀的作家裏，我才知道有一位作家是具有這種同樣的寫實本領的，那就是不久死去的法國小說家毛泊桑。在毛泊桑的腦筋裏，瘋狂病還未將他那種驚人的能力毀掉之前，他也能不用一個動感情的情緒或暗示而產生那種最大的情緒。那一天，我將試用英文給你們舉一個短而能表現他那種本領的例子。

現在若果你們把這三點——形容詞的稀少，描寫的缺乏及情緒

的抑制——考慮考慮，我想你們一定會明白那是一篇何等驚人的文章。不過在一百篇裏也找不出這樣一篇這樣的例子。在某一章，那篇文章的秘訣，就與近代安徒生之能使得讀者那樣驚心動魄的秘訣一樣。這秘訣無與倫比，寫含有深刻哲理的童話和奇異故事的作者，你們知道，也是一個古斯塔底納維亞人，——在血統上，甚至於他還是十三世紀時能寫長壽夫故事的那種人的後裔呢。現在我打算再從古代水島的尼亞爾說(Old Icelandic Saga of Niall)裏再給你們一篇與那篇同樣的小故事。你們會在那篇小故事裡發現與那篇文章相同的各種特質。我所說的那個故事可以說差不多是日本的，——內容敘述一件關於舊日殘暴的復仇風俗的事蹟。在古斯塔底納維亞人裏面，像在日本人裏面一樣，弟兄非替死去的人的弟兄復仇不可；做父親的也非替兒子復仇不可；凡是殺害了的人，總有一個血族來替他復仇。假如是沒有男人替他復仇了，時常會跑出一個勇婦人來，願意並且能夠替他復仇報仇，在卡太久奇爭(The wars of Katatichu)裏，雙方都做了許多勇敢的事情，甚至於還有那些小孩們和小姑娘們做的呢。這次的被害者是一個小孩兒和他的祖父。他們被困在一間木房子裏，四周是敵人包圍着，預備放火把那房子燒掉。木房裏還有許多門戶，他們也都把門戶鎖得紧紧的，因為這次是一種復仇的鬥爭，有許多許多死者是會得復仇的。但是，那膽力的首領，忽然想起有一個人頭兒會當過他的老師來。(我想，在那篇圍攻城堡的故事裡，日本有一件事差不多完全與這件事一樣。)現在且聽那位古代的北方小說家把其餘的告訴我們罷。

於是那維西(Thias)走到門前，叫尼亞爾(Niall)出來，並

論古斯塔底納維亞的散文作家(續)

小泉八雲譯 宗堯譯

現在，關於這篇感人的文章，你們能觀察出一種特別的東西來嗎？我想你們一定能夠觀察出來；不過我懷疑你們是否會注意到牠與近代人運用那種力量的方法有極不相同之點。

第一，你們要注意那篇文章裏很少有形容詞；全段的形容詞總共不過九個或十個——假設我們就說十個罷。然而在那篇所抄寫的那段描寫裡，却一共有百半之多，每百字數又有三百左右。那就是說，在約莫一千七百五十個字裏面，全體只有十個形容詞，或是在每一百個字裏面，只有一個形容詞了。我想你們讀完千萬部的近代英文書籍，也不會找着一篇像這篇那樣的文章吧。並且那篇文章裏所用的字，是沒有一個能夠刪去而不減少文章的功效的。這也許不是一種美點；但確是一種力的經濟，這種力的經濟却是一切美點的基本。

其次，你們要注意那篇文章沒有描寫——沒有一點兒描寫。房屋，岩石，小船只是說出來就完了，那次戰爭，也只有一種最老到的方法敘述出來；却沒有一點兒描寫。不過一切我們都能看得十分明白——有小船浮在上面的北方海裏的寒冷的海灣，那位援助那在船上帶着傷的弟兄的勇士，和在船前那艘船力不均勻的戰鬥，我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那次戰鬥裏，那雄辯的聲音，我們彷彿還真能聽見呢。再說，那篇文章裏也是沒有描寫的描寫；不過我敢相信你們能在每篇描寫戰鬥的故事中看見那位勇士的面孔。古斯塔底納維亞人或許不是第一個發現描寫在偉大著作中並非必需的人。

且說他願意和他白格佐爾德(Belzhord)說話。

尼亞爾走了出來，弗羅西說：「我願讓給，尼亞爾先生，出去；因為您也在裡面燒死是不應該的。」

「我不願出去，」尼亞爾說，「因為我是個老頭兒了，不配替我兒子們復仇；然而我又不能忍受活在這世上。」

後來弗羅西又對白格佐爾德說：「您出來罷，主婦；因為我不打算把您燒死在裡面。」

「我是已經許給小尼亞爾的了，」白格佐爾德說：「我已經允許他這個，——允許他我們要同一塊兒死的了。」

說完之後，他們倆同回木房裏去。

「現在我們該怎樣呢？」白格佐爾德說。

「我們到我們床上去，」尼亞爾說，「睡下；我早就想休息休息了。」

於是他就對古里(Geri)的兒子那名叫佐爾德的孩子說道：「我想帶你出去，你不要在這裏燒死。」

「您已經允許我了，」那小孩說，「您允許我，只要我願意和您在同一塊兒，我們是永遠不離開的；不過我想，我同你和尼亞爾一塊兒燒死，比在你們死後活着實在要好得多呢。」

於是那小孩就跑到他的床上，尼亞爾對他管家說：「此刻你可以看見我們是睡在那裏，——因為無論煙和火來逼我，我都是不動一丁點的，那樣，你才能想到那去尋找我們骨骸的地方。」

他說他一定遵命辦理。

那裏曾養過一頭牛，牛皮就放在木床裏面。尼亞爾又叫他的管家把那張牛皮蓋在他身上，他也照辦了。

華北日報副刊

華北日報副刊

事的材料。所以在這里說故事的趣味靠着故事的題材，那簡直是胡說道道的！像「小錫兵」那樣的一篇故事，牠之真能感動我們，差不多與古斯塔底納維亞傳說裡長壽夫的故事相同，——這不過是因為古代傳說作者寫文章的方法與思想的方與近代小說家的非常相像而已。或者我們再舉一篇題材比較複雜的故事，另舉那篇「中國皇帝的夜宴與日本皇室的夜宴」的故事來說。那篇故事所含的意義，比那美麗的敘事文在表面上所表現出來的要多得多。全篇的意義是表現人類生活的歷史，——表現那藝術家的生活，表現他之不能得到正當的認識，和那種藝術他忽視他的力量。那確是一篇極深刻的小說；其中有許多許多是讀者不能不流淚的。在智慧上情緒上都感動我們到一種非常的高度；不過牠的風格卻仍然是古斯塔底納維亞傳說的風格呢。自然，我得承認，安徒生所用的形容詞要比水島作家所用的多些，但是你們把他仔細研究之後，你們會發現他可以用不比他多。前面我向他仔細研究之後，另一類的風格，——那種近代的藝術的風格，所用形容詞之多，差不多與詩中所用的相等。我不是說牠不好；不過用那種風格寫文章，幾乎沒有一個是像那些水島用過那種風格的古斯塔底納維亞作家一樣，能給我們一種那樣深刻的印象的。

在那種朴實的風格裡，還含有一種民族天才一類的東西。無論什麼文學體裁，總有民族特性作牠的基礎。我所詳談的那種體裁，就是北方民族最優特的一個體裁。想不到，在這里我還可以看見另一種北方民族，（他們在最近才產生了一種文學）他們的文學也具有那種同樣的朴實風格的力量。——我說的就是俄國文學。偉大的近代俄國作家，在他們那種用少數的字就能產生效力手腕上，大多數與古斯塔底納維亞作家相仿。但是在這次講演裡，我打算特

他們倆都已躺上床，他小孩就躺在他們中間。於是他們在他們自己身上和他們那小孩身上畫了十字，把他們的靈魂交到上帝手中；那就是人們聽見他們所說的最後的一句話了。

這篇文章裏大約只有四個形容詞；也像前篇文章一樣，沒有描寫，沒有同情，——沒有情感。這段故事或許是一件絕對真實的事實。因為那放出來的管家，以後對於在木房中那兩老和那小孩所說的什麼，都可以作一種忠實的報告。不過青年們說的却是另一種精神來。他們要給火燒死，或是設法逃出，假如是遇有機會，有一個兒子，看見他父親死了，他該說：「我們多麼覺得真早，——不過那確是他所尋求的，因為他是個老頭兒了。」這種可怕的嘲笑就是表示那青年人類願意他父親戰死。而兩老却忙着為那小孩準備死亡。這是個感人的故事，——真是個異常殘酷的故

事；不過牠能表現出那些被害者的偉大高尚的性格，讀者終會不由己地為這段極簡單的敘事文所感動的啊。

現在或者你們會以為這種朴實的風格，只在故事本身就具有一種可怕的驚人的特質時，才能產生那種效果。我敢十分肯定地說那並不對，因為，在像般生所作「The Hound of the Baskin's」那樣的一部小說裏，在像安徒生所作「The Little Fish」那類的童話裏，我也能發現與那篇完全一樣的風格。這些極簡單的題材，對於能讀的眼睛與能思的頭腦，都是充滿了驚奇和美麗的；只要有這樣的一隻眼和這樣的一個腦，那種朴實的風格也就夠了。有時安徒生故事中的小鳥，一個小孩們的玩具，一朵花，一棵生在田中的小草，一個小孩們做的雪人，一叢叢下的玫瑰，都可以作他故

逸如女士

(五十)

五月二十四日

宗堯

下了車，進了校門，一切都是靜悄悄地，除去站在門口的兩個校警以外，沒有一個人影。穿過前堂到了中庭，遠遠地看見幾個差很忙迫地向裡跑。——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奇怪的心情一直支配着進到了後院。

南樓下站着十幾個黃色衣服，黃銅帽子的奇特人物——消防隊，曲曲彎彎地繞着一般的水龍繞在他們周圍。衣箱被得，亂哄哄地堆滿了。同學們有的驚惶失措，有的渾身戰抖，有的面如土色，有的還在提着手箱子細細查看……撲撲撲撲地從樓梯上跑下。職員們，差們彷彿也都失了知覺，東張西望，莫名其妙地跑來跑去。西樓上，一堆一堆的糊糊焦焦的衣服掛在，燒了一半的網籃掛在……夾雜着一些快要成灰的書頁，從樓窗開着的地方投了下來。一陣一陣的糊糊和焦焦的糊糊，撲撲撲撲地在紙灰焦灰當中，不住地在空中飛舞。——這些景象好像像針刺一般穿透了她的網膜，直達到了腦髓的深處，她打了一個寒戰，愣了一秒，不問黃黑也就上樓去了。

「快下去吧，還上來作甚麼？……」一個同學抱着一個被說着

從上面跑下，嘩喇地一聲從被裏掉下幾塊白花朵的銀元，順着傾斜的樓梯，繼續地亂滾。

她不願得回答，來不及詢問，一直地跑上去。

向裏一轉，一個煙差弄着用被裏着的糊焦焦的東西，在地板上來回地亂滾。她的臥房西鄰的門口，坐着一個兒兒，滿面糊焦，頭髮禿禿，嘴唇血淋淋的，手上臂上的肉皮一層一層糊模似地向下垂着，渾身通體好像燒了毛的小雀兒一般地黑糊糊的。她馬上唧唧地起了一陣耳鳴，眼前發了一陣黑，「啊，見了鬼麼？」她倒退了幾步，戰抖抖地躲在牆上。

墨芬迎面走了過來。

「怎麼你在這裏？……不要害怕，不要緊了，火已經息了。」

「蕙芬說完，去握她的手，她冷冰冰地好像剛從水裏浴過了的一般，再看她的面龐時，前額上點點滴滴地流着冷汗。於是她把她拖到屋裏。

屋子裏的牀鋪只有她們兩個的沒有動，L，Y，S，T的都搬下去了。

「人家都往樓下跑，我們兩個獨獨地留在這裏不害怕麼？」她的頭昏沈沈地，嘴還有點發軟。

「不，我剛才已經看過了，甚麼都沒有燒掉，火沒有着起來，只是東南角上的一間，李明和姜坤她們屋內的牀被衣服全都燒了。」

「……前一會兒我在屋裏收拾東西，忽地聽見嘩喇地一聲玻璃響，嘩喇地叫了一聲，跟着撲通撲通地全樓上都鬧了起來，……我以為是地震罷，馬上也就跑了出來，隨着大隊跑到樓下，「啊，火！」聽見一個同學叫了一聲，才抬起頭來看去——一個黑煙從東南上的樓窗飄滾出來……啊，這我才明白了……」

「我們門口西邊的那兩位，好不怕人呀！」

「啊，真可憐！……那就是李明和姜坤！……」

「她們兩位！一點也看不出來了，……這是那裡降下來的災呀，活活地把兩個人，……」

「汽車來啦，往下拾吧！」忽地傳來了一個急促的聲音。

「你到牀上躺躺吧，看你吓的這樣子，……」蕙芬拉着她已經走到牀邊。

「不，不要緊，……我胆子並不小，剛才只是因為我近來的神經衰弱，受不了劇烈的刺激……現在已經平靜了，可以一同出去看看。……」

「我自己在屋裏那能待得住？……」

墨芬知道當這驚魂動魄亂嘈嘈的當中，一個人是不會安安然然地在屋子裡待住地，所以就和她一同出來。

這時院子裡的空氣稍微放鬆了些，驚惶的氣象也已消失了一半。一個一個也都不像剛才那樣地手足莫措，也不爭先恐後搬運自己的東西了。有的沒精打采地坐在前廊的欄杆上，呈現着慘淡地疲乏的顏色，有的受着好奇心支配，東張西望地仔細查看，三五成羣地互相探問，有的跑到樓上看燒的怎樣，到底燒的兩位是誰，有的嘴裏咕嚕着甚麼「正經是一筆飯餚，不知道她們學監舍監們管的甚麼事情，鬧出這樣的大禍！」……現在人燒成這樣子了，還不起快送到醫院裏去治，東鑽西竄地也不知跑些甚麼……」和「汽車既然來了，快些往下拾吧！……」等等的话。

她倆走到被燒的那兩位跟前，躺着的那位也坐了起來，——她倆的稍微輕些，還可以認出固有的容貌，李明的容貌。她看見她們倆個過來，雨一般眼淚，從黃褐色的燒破的面頰上，滾滾地流到糊焦焦的破衣服上。

華北日報副刊

「我不要緊，請你們趕快把姜坤抬下去吧！」李明說時指着靠在門和牆的角落上的姜坤。——姜坤這時已經流不出眼淚來，只是鼻涕流了四五寸長。

「老李，老張，這裡，快來！」

萬分很慘然地急急忙忙地叫着。

三四個聽差拿着兩塊二三尺寬的木板上來。舍監，曾經經過足的面面高高兩層纖細好像棍子一般的舍監，在後邊一扭一扭地跟着

「我們的錢呢？」李明問着姜坤。

「這不是麼？」姜坤指旁邊的一個小提包，——上邊一片一片地抹着血和肉肉烤出的油。

看看這種情形，逸如的早已酸透了的心，實在忍耐不住，淚珠再也收不回去，只得任着牠流了出來。

「換換衣服吧，看這，……」舍監提出了高明意見。

「這麼麼換？」你看這……」靈芬指着血肉淋漓的腿和胳膊，焦衣緊貼着的身體說：「這能不疼麼？怎麼換？……」拿被蒙起來好了。」

於是靈芬把她們放在板上，順便從樓窗上扯下了兩條壓着的毯子，——也不知道是誰的，給她們蒙上，抬下去了。

「啊，真可怕，活活的一個人，硬燒成這個樣子！」

抬着的兩個人剛穿過南樓，到了中院，亂嚷嚷的聲音，應時發作出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那兒都沒燒掉，單單地燒了她們朋友兩個！」

「啊，真把我嚇壞了，當玻璃窗的時候，……我以爲是怎麼一回事呢！」

對面走來了兩個同學，其中的一個說

「我剛從辦公室裏走出，仰頭看見西樓上兩個人渾身是火，兩手來回地亂打，兩腳不住地亂跳，明晃晃地好像兩位火神跳舞似地。……」

「啊，那時我也不知道怎麼好了，恰巧走過來一個聽差，我指給他，告訴他快些去救，我返到辦公室裏，才告訴舍監……」

「到底這火是怎麼起的呀？」逸如終於向這團哄哄的人堆當中發問了。

「聽得說是她們倆在屋子裏作飯作的……」一個平時不大愛講話的同學說。

「作飯怎麼會鬧出這樣亂子？」另一個同學很快的接了嘴。

「聽着，還沒有說完呢！——不大愛講話的那個同學續了下去，「吃過午飯的時候，李明出去買了一些東西，把牠包好了，又寫了一封信，親自到郵局裏，給留美的一些友寄去，順便在路上買了一斤豬肉，半隻醬鴨，又買了一瓶葡萄酒，回來和姜坤朋友兩個好作一次禮拜日的消遣。於是她們就在臥室裡的意台上，點着酒精爐子作起來。李明在桌子上記賬，一時想不起一件東西的價錢，側首問着姜坤，姜坤正在彎着腰把酒精從桶裏取滿了一瓶，點着洋蠟糊封酒精桶的時候，馬上拾起來回答李明。啊，恰巧那時一根火柴掉了下去，掉到酒精裏頭，酒精立刻着了起來……」

「啊，火越着越大，無論如何封不住了。一會兒，澎湃的一聲酒精桶爆裂開了，噴得姜坤滿頭滿面滿身是火。她還只想救火不音出來，李明也只管雙手拍拍地給她撲火，顧不着出來。啊，這時滿屋子都是火了，然而她們還只以為頭搭救東西。箱子網籃已經拿出去四五件了，那個盛錢的提包又把她們引了進去。錢包是拿到了，然而熊熊的火光籠照了一切，空氣裏的火焰充滿了全屋，門，被空氣的澎湃緊緊地鎖住了，她們在退

華北日報副刊

裏東碰西撞地無論如何走不出來！啊，她們這時大概是嚇昏了，不言語，不叫喊，只是昏頭昏腦地亂撞！……後來姜坤跑到窗前，用拳頭把玻璃盡量地一打，嘩嘩地一聲，窗子破了，屋子裡的空氣稍稍放鬆了一些，她們才能够開門出來。……這時已經燒得糊焦焦地，姜坤的手已被玻璃割得血滴滿地，然而她還不知道竄下打滾，只是來回地亂跳！不過，同學們有看見她們的，有聽見玻璃響地，才來把她們救了，把火撲滅，……」

「啊，這真是天災呀！」逸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整桶的酒精，怎麼會拿了進來？」一個同學帶着責備的口氣說：「管理的人作甚麼呢，任着隨便在臥房裡作飯！……」

「是啊！火幸虧是救滅了，不然豈不把全校都毀了？」又一個同學應聲的說。

「暑假的時候，一個同學在課堂上不是被酒精燒壞了胳膊麼？還不知道小心！」

「別人管，別人說，是不中用的，非吃了虧，不作罷休！」

「作飯的多着呢，人家都要燒死麼？這是機會呀！」

「人的禍患，不知道那一時找上來的，真可怕！」

「……………」

東三箇五地，有待詢向的態度，有持批評的態度，有待贊偏和憐憫的態度，的亂嘈嘈地說個不休。

逸如，她精神上的負擔，心情上的創傷，早已過多過重了，這次外界的打擊於她的神經上，感覺上是如何的大呀！她不能久留在人羣當中了，她們那一句一句的言談，都好像針芒一般刺着她陣陣作痛。於是她拉着惠芬，一同回到寢室。

自己的房裏住。

燈早已熄過了，各屋裏還照樣地亂噉噉地，L Y也在「火」「燒」不斷地說着。逸如雖然不言語，她的心中却在深深地思索着，思索着人生的可怕，人類的可憐。

翻一個身她也睡不着，再轉一下，也是依然地清醒。夜慢慢靜走着，嘈雜的聲音漸漸地睡下。

合上眼，一片熊熊的火光，兩個糊焦焦的人影。

一身一身的冷汗，睡衣全給濕透，頭髮得欲裂，依舊睡不着。

一二二地數着呼吸也是徒然。路微一糊迷，一羣張牙舞爪惡狼猙獰的老虎奔騰，或是披頭散髮的惡鬼，血跡模糊的人形出現，把腿一挺，好像掉到無底的深溝，落在翻翻滾滾的怒濤當中，陷在炎炎的烈火光裏似地，戰抖抖地醒了過來。

她就這樣地思索，恐懼，惡夢，驚駭地過了一夜。

惠芬也沒有睡着，她們一早就起來了。（未完）

豐饒的城塔什干（續） 俄國 泡維洛夫作
木天轉譯

從山坡上邊，他瞧見在大平原裏有一個小車站。一到火車從那裏來和他打對頭，火車的煙昇上來如一個黑的圓柱。密密邇很高興地喊叫：

（三十）

那兒呢！

當他從火車穿過了的時候，他搖落他父親的舊便帽，站在堤防上，用一種奮發的眼睛，目送着滿載而包的最後的一個車台，想起了人給他偷了去的的那條口袋，隨後，他又順着光耀的軌道走下去；

奉北日報副刊

「現在我不害怕了。」

三隻脫毛的狗向前走來。附近一個人都沒有。密茜迴站住；狗站住；一個狗喘在軌道中間。密茜迴害怕了，很怕狗要咬他，牠們驚起上帝，要背誦他的禱文，但他把禱文都混串在一起了；狗來着不動彈。於是，密茜迴，心裡很難受，繞了一個灣兒，弓下了腰，盡力把自己弄得能怎麼小便怎麼小，爲得叫狗聽不到他，但其中的一個狗和他取了同一的方向。密茜迴站住；那狗也站住。他想起了「熊和林中的兩個小孩」那段故事：若裝死，熊就不動彈你。若是他裝死，狗也不動彈他能？密茜迴在赤裸的一塊鹽田上坐下，用心地伸開了兩條大腿，略微地抬起了頭，用他那機警的雙眼觀察起狗來了。他的恐怖把牠們化成了怪物，大長的黑毛，嚇人的長牙。突然間，牠們消滅了，三塊暗雲昇起來，在密茜迴頭上過去，在遠處叫吠。密茜迴的頭向着地面傾斜，呆在那裏像枕在一個軟枕頭上的一樣，他的眼睛閉上了。他驚驚地睡了好久，夢見了三條狗，並不是其爾其茲的狗，乃是他家裏的狗，落巴汀諾的狗，而密茜迴并不是躺在遠國的草原的赤裸的鹽田上，乃是在家裏，在落巴汀諾，在河岸上。狗舐他的手，爬在他的背上，搖着尾巴。其中的一條狗作人聲問訊他：

「你已從塔什干回來啦？」

他注意地默着那條狗：是一匹馬蹄，下了，用一種人的聲音問他說：

「騎上來，我馱你去。」

密茜迴騎在鞍子上，走了。那馬突然咆哮起來，蹴打起來，把密茜迴在牠身上弄個仰朝天，用蹄子彈他的額頭。

有一個人說話，搖搖着他的大腿：

「起來小伙子，你死啦？」

沒有狗，也沒有人；車站的燈的一盞暗暗地照在他臉上。密茜迴恢復了他的知覺，摸着 he 口袋裏他那只小刀，他那一千個盧布，他跳起腳來，打了個嗝，走了。那車站是小小的，是荒涼的，在軌道中間，丟着些西瓜皮，被塵土蓋着，和些個骨頭。有人從那裡走過，有人橫斷這個車站，只留下有些個燒滅了的炭火堆，糞土，塵灰，和一種陰沉的寂靜，沒有回聲。兩個其爾其茲人過路，敲着密茜迴。密茜迴也敲着牠們，抬起了兩塊骨頭。第三個其爾其茲人一直衝着他走來，張開胳膊；密茜迴衝着車站門往後退；那其爾其茲人跟着他。密茜迴大腿發顫，他的頭髮昏。他在他口袋裡緊捉着他的刀，他那一千的盧布，他那最後的款項，溜到車站底入口門裏；他看見在那邊牆裏又有一個門，他把牠開了一個縫，走出到台階上，順着柵欄跑了……他的心跳着，他的大腿不給他使喚；在車站裏，有一個人，用一種洪亮的聲音喊叫了些個話語，他都聽不出車站裏來，往來，他並未會害怕，但現在他恐懼起來，低着頭，不知道怎麼辦好。請上帝保護他啊！如果他們要殺他，他們要刺去他那最後一件襯衣呢？沒有人給和解，他喊得出來，沒有人聽。他少微彎了嘴，又走了，繞着車站的建築物轉過來轉過去，在小的更厠子傍邊站住了。

那小房子沒有人住，沒有窗戶；房頂是發爛的鉛鐵板，爐灶塌了，棚板被人給拿走了。一隻夜鳥，從破窗戶裡出來；密茜迴的大腿突然地亂顫，在他略略放下了心的時候，他是心平胆地進入了那冷清的，小房子裏。

夜慢慢地過去了。

風像一條狗似地吼叫，把房頂上鉛鐵板刮削，搖搖着四壁。隨後雷轟隆隆地打起來。那小房子閃亮着，如同失了火一般。一條一條的閃光，蜿蜒蜿蜒地，身從那房子裏穿過，如同張大着嘴的蛇剪一樣；隨即，那呻吟着的黑夜又從破窗戶鑽了進來。（未完）

華北日報副刊

河北高等法院

[illegible]

姓 名 北平住址電話 天津住址電話

馮美學	前內大四眼井 三號 局三一〇八
樊守忠	前外廿井胡同 七號 局五二四六 電話南門外針市街路南
吳錫寶	西四磚塔胡同 七一號 西局一五五三 電話
謝振翮	宣外米市胡同 扁担胡同 電話南局八四三
楊霽峯	西四錦什坊街 大喜胡同十六號 電話西局 七七九 天津河北大街 福泉里萍相客棧 電話總局 三三九三
金源	前外三眼井 電話南局一三七〇
萬兆芝	按院胡同三十號 電話西一六七八 法界十二號路 一五五號 電話二三一八九號
鄭象山	東四北四條胡同十四號 電話東局二五七
謝道仁	北平西城學院八號 電話西一號 局一二七九 天津法界三十三號路六十八號 電話南局一八七號

玉蓉洗臉水

專治面皴，色澤如玉。此藥乃選用上等名貴藥材，遵古法炮製而成。凡面部有皺紋、粉刺、雀斑者，每日早晚用此水洗臉，能使肌膚細嫩，容光煥發。每瓶大洋二角。

保腎滑精鎖

此丹專治男婦虛損、腰膝痠軟、頭暈目眩、精神不振等症。服之能補腎壯陽，固本培元。每盒一元，每料四元。另有仿單。

立止心胃疼痛藥

此藥專治心胃氣痛、嘔吐酸水、不思飲食等症。服之立見奇效。每包大洋二角。

根汗班藥水

此藥專治汗斑、狐臭、腳氣等症。搽之即愈。每瓶大洋一角。

痢疾腸風便血丸

此丸專治男女老幼患痢疾、腸風、便血等症。服之立見奇效。每盒大洋二角。

會賢堂

外埠函購加郵費二毛不奉

八卦丹

此丹乃仰光永安堂虎豹行藥商胡文虎兄弟所配製已蒙商標局註冊並經中西名醫試驗均稱極靈功效神速南洋羣島及歐美亞非各洲人類無不重視此丹不但家庭無一饋贈現此丹業經推銷至華北各省茲特先就夏季所應用各病分叙於下閱者詳加審察對症擇用可也

1 口臭 內熱隨春而生往往發生口臭服此丹少許則口液津津芳生齒頰矣

2 暑邪 暑氣蒸人輕則頭痛目眩胸悶肌熱重則霍亂吐瀉神識昏迷服此丹少許即可見效

3 積滯 人受暑熱口渴胃滯食物最難消化遇有宴會不免吃食油膩生冷等物百病遂緣此而生預防方法無論食前食後服此丹少許一則可開胃口增加食量一則可清腸濁扶助消化且清香滿口舌底生津較諸葷菜檳榔實有天淵之別尤為夏季食廳中不可少之品也

4 瘧瘴 時行疫氣及山嵐瘴氣在夏令中尤厲偶一中人便發生瘧瘴等疾常服此丹則邪毒及惡瘴不得侵入

5 水土不服舟車暈 嗜好過深之人如血不足之食積不化跌打各傷等症無不適宜
四肢酸軟煙酒成癮 老年感受痰嗽氣

證一 治食積不化 余胃氣不舒飲食輒生積滯之病今春用南洋八卦丹咀嚼一二分後便覺有食消積化之快境特此證明農商部僉事陳訓昶啟

證二 治嘔酸 敢者鄙人胃病多年偶因食積未化即嘔吐作酸甚至竟夜不寐殊感痛苦昨經漸消而吐酸之病遂不作真奇寶也特此證明以吳桂靈啟

主理人 胡文豹 大藥房 露披

總代理處 北華

北平東三馬路西街五十號內太平紅樓二號 電話五二五零

中南貿易所

京內外各藥房均有寄售